

修改選民登記冊侵犯私隱 無助防止「種票」

梁劉柔芬 經濟動力立法會議員

立法會正審議《選舉法例(雜項修訂)條例草案》，政府有意修改選民登記冊的格式。現時的選民登記冊載有選民的姓名及住址，按中文姓氏的筆劃數目順序排列，而政府打算提供另一套按住址排序的登記冊，屆時每個單位的選民姓名便一目了然。然而，我們明白選民登記冊除了當區候選人擁有之外，任何人也可以看到登記冊的資料。我認為將選民登記冊按住址排序，方便候選人展開選舉工程，並無不可，但將登記冊公開讓所有人查閱，則是個錯誤的決定，會出現不少問題。

披露更多私隱資料

政府稱私隱專員認為按住址排序只是修改格式，並無公開更多資料，因此不涉及侵犯私隱。這並不正確，因為姓名和住址會披露家庭關係、婚姻狀況、感情生活等敏感的私隱資料，例如同一住址中，兩個不同姓氏的人容易被猜測為夫妻或情侶，同一姓氏的人，則可理解為父子、兄弟姊妹等。選民在登記時不期望這些私隱資料會被公開。

私隱資料被用作其他用途

若你想得知某位朋友的資料，只要有新的登記冊，先按姓名找出他的住址，再按住址查找他與甚麼人同住，便有機會找出他的伴侶和親人的資料。這不單是侵犯私隱，而且會直接影響我們的家庭生活，例如你欠下債務，追債的人便可以找出家人，拖欠債務可能累及妻兒；又例如有入

想追求你，會先查看你有沒有與不同姓氏的異姓同住，了解是否單身。雖然法例列明資料只可作選舉用途，但只要讓公眾查閱，就控制不到別人利用，市民的私隱被如此公開，直接影響到個人生活，社會又豈能接受？

公眾監察推卸責任 效用成疑

選舉事務處是監察選民登記的部門，查核「種票」是他們應有的責任，有多少市民會抱着「查種票」的動機去看這本載有三百萬選民資料的選民登記冊？我相信絕對屈指可數。若有「一屋多姓」的情況，政府當局只要用電腦簡單計算，已經可以知道每個家庭有多少個姓氏。監察是政府的責任，公眾監察效果極低，藉此防止種票是緣木求魚。

查看其他家庭的私隱

查看自己登記的資料沒有不妥，但新的

登記冊會將整個社區的居民資料完全披露，市民可以看到整座大廈每家每戶姓甚名誰，屆時你住哪裡、與甚麼人同住、有甚麼鄰居，不論你願不願意都會被公開。每個人都是「老大哥」(Big Brother)，都可以監督(policing)其他家庭，特別是身邊的鄰居。

公眾監察不合理 破壞鄰舍互信

我們接受的教育，要我們明白「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說」，西方也有Friends don't spy的說法，我們人與人之間的交往，需要尊重其他人的私隱，每人也有自己的私人生活。政府提到的公眾監察，就是要市民去監察身邊的鄰居，看看他們的住址有甚麼人登記。例如身邊的鄰居姓趙，若看到有姓錢姓孫的人用趙家的住址登記，便可以揭發舉報。問題是：其他入憑甚麼可以知道我的家庭情況？那姓錢姓孫的人可以是親戚、可以是新結交的伴侶、可以是養子或者是暫住一年的朋友，若果趙家不想別人知道，為何要被迫將自己的家庭赤裸裸地公開？除了道理上站不住腳，也會引起鄰舍之間互相查探，入侵別人的私生活，破壞人與人之間的互信。

私隱權具凌駕性 不應被公開

聯合國的《世界人權宣言》第十二條，表明了「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信不得任意干涉，他的榮譽和名譽不得

加以攻擊。人人有權享受法律保護，以免受這種干涉或攻擊」。個人私隱是每一個市民珍重的天賦權利，是個人的私事，處理私隱資料時須堅守「有必要知悉」(Need-to-know basis)的原則，除非「必要」，任何人不能將其他人的私隱資料公開，即使公開也要合理和有限度。

每個人有權自主決定其私隱權的範圍，屬於私人領域的生活及資訊，能夠不被其他人侵擾，否則我們的資訊被公開，我們不想別人知道的私事被他人公開，會感覺被冒犯，感到尷尬。將選民資料交給候選人並無不妥，因為選民登記時已有預期，但將選民的姓名和住址公開給公眾查閱顯然並非必要！

防止「種票」另有他法

在保障市民私隱與防止「種票」之間怎樣拿捏其實並不困難。按照「有必要知悉」的原則，應該只有候選人和選民自己可查閱；選民只能查到自己的登記資料，以及自己住址之下的選民資料，如果發覺有別人用了自己的住址，或者在信箱收到不屬於自己家庭的投票通知書時，自會向當局舉報。而且候選人取得按住址排序的選民登記冊，也會留意有否異常情況，因為其他對手「種票」對他們有切身的利益關係，選舉的公平公正對他們的影響最大，見到有一屋多姓或其他不公平情況也會主動舉報。



梁劉柔芬

私隱並非至高無上，但要在「有必要知悉」的時候才可以有限度地披露，公開按住址排序的選民登記冊，對打擊「種票」作用有限，多此一舉，要付上的代價卻是市民的私隱權被侵犯，家庭關係、婚姻狀況、感情生活等私事被公開，絕對是弊大於利，我們豈能將私隱權的重要性置之不理！

民主發展應該便利市民，鼓勵市民有更多政治參與的途徑，去年區議會選舉後，政府收緊選民登記的措施，已經令兩萬多位選民寧可取消登記，以免稍一不慎要負上刑責。政府若繼續不將市民的私隱權當一回事，在不必要的情况下公開選民住址，只會有更多人為保私隱，拒絕登記，這又豈能讓香港民主穩步發展？希望政府慎重考慮，按住址排序的登記冊只能提供給候選人，不能公開讓公眾查閱。

美國借陳光誠事件作秀 令中國人反感

楊正剛

不一樣但同樣溫馨的母親節

潘倫經

社會福利署中央寄養服務課主任

陳光誠事件在西方輿論的渲染下，特別是在美國大使館以非正常方式干預之後，被迅速放大而上升到對中國人權的指責上。這也許是西方輿論、美國駐華使館以及一些對中國人權狀況帶有偏見的人所希望看到的結果。在整個事件過程中，美國使館人員包括駱家輝大使的「作秀」、「表演」可謂淋漓盡致，這種「作秀」、「表演」超越了美國駐華大使的職能、職責以及本份，也有違外交活動應遵守的基本規範和倫理，並且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令中國人反感。

向中國硬銷美國價值觀

在陳光誠5月2日離開美國駐華使館時，駱家輝大使更是「大秀特秀」，不但「親自」將陳光誠送到北京一家醫院，而且在醫院裡「親自」推着陳光誠的輪椅，一起在外國媒體的聚光燈前亮相。駱家輝用美國的價值觀衡量中國社會，甚至將美國的價值觀強行向中國推銷。他以「作秀」、「表演」吸引眼球，顯示了西方政客慣有的虛偽與浮躁。如此做派不但令中國人反感，美國國內的媒體對此也多有批評。

任何社會形態和體制中都會存在問題，但沒有哪個國家容許他國干涉本國內政，容許他國使館在自己的土地上為所欲為，自行其是，更不容許一個大使充當判官的角色。遺憾的是，在陳光誠事件中，美國駐華使館偏偏扮演了不那麼光彩甚至可以說是雞鳴狗盜的角色，為此置國際法和中國法律於不顧，置中

美關係大局於不顧，置最起碼的外交禮儀於不顧，着實令人咋舌。試想，如果中國也在美國國內做出同樣行為，隨便收留美國公民，干涉美國內政，美國政府會作何反應？會有何感受？美國在陳光誠事件中肆無忌憚的干預中國內政，不但違反了國際法及《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的規定，更暴露其霸權主義本質，舉世唯美國獨尊，任意將自己的價值觀強加於別人頭上。

美挑別中國人權的時代已過去

事實證明，中美關係要發展，主要障礙在美國。美國必須學會尊重中國的核心利益，必須學會適應與中國平等相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打着「人權」、「自由」、「民主」等旗號製造事端，只能是自暴其醜，對中國不起作用，對美國自己更沒好處。近幾年來，人權議題在中美關係中已經退居十分次要的位置，美國挑別中國人權的時代應該已經過去。事實上，中國願與美方一道，以誠意和善意為維護中美關係大局做出更多的努力，任何損害中美關係大局的行為都不會有好結果。

想必陳光誠和他的扶持者們心裡也很清楚，這樣的拙劣表演除了讓一小撮人逞一時口舌之快外，根本得不到他們所希望的中國社會的廣泛應和。13億中國人並沒有那麼好瞞哄，也沒有那麼好利用，指望借此來干涉中國、要挾中國，未免太過天真。

收集寄養家庭的意見及了解他們的需要，以便持續改善及發展寄養服務。

此外，我們剛於上月大幅調高每月寄養兒童生活津貼及寄養家長服務獎勵金逾三成，令每月基本津貼總額由4,608元增至6,056元，目的是藉藉此肯定寄養家庭的貢獻，並鼓勵更多合適的家庭成為寄養家庭，增加為兒童配對合適寄養家庭的機會，加強對他們的支援。

正所謂「施比受更有福」，若社會人士能「選擇付出」作為寄養家長，幫助有需要的兒童正常發展，其實是一種福氣，亦是對社會的一種貢獻。我們誠邀具有愛心及義務工作精神的家庭加入寄養服務的行列，動員整個家庭為寄養兒童提供照顧服務。

理想的寄養家長是：家庭生活愉快，生活安定；身體健康及情緒穩定；年齡在二十五歲或以上；有小學或以上程度；家居整潔安全，並有足夠居住面積；喜愛兒童，有照顧兒童的經驗及能力；為兒童安排妥善的照顧計劃；願意接受社工調查及輔導。

即使你未能符合上述所有條件，亦歡迎致電社會福利署中央寄養服務課查詢（電話：2573 2282），我們會作個別考慮。

民主黨主流派操控選戰部署引發反彈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隨著創黨元老李柱銘不斷被邊緣化，改革派被迫退黨，民主黨主流派已經再無敵手，可以放心在黨內安插親信，排位出戰，將全部有利位置包攬無遺。不過，主流派的專橫態度，已經引起不少地區樁腳及年輕黨員的不滿，在選戰時期，會否全力為主流派的人抬轎，確實令人疑問，甚至可能出現甘乃威等實力人士乾脆退黨參選，與主流派一較高下的情況。看來民主黨參選立法會選舉前，先要處理黨內矛盾。

民主黨對於9月份的立法會選舉明顯是躊躇滿志，他們是本港政黨中最早宣布選戰部署的，也是在各反對派不斷收縮戰線之時，少有擴大戰線的一個，不但在五個區都會派人出戰，在原有功能組別全力保住，甚至不惜花費龐大的人力物力派出兩條隊出戰「超級區議會」議席，充分反映民主黨對選舉的信心。

民主黨全線出擊躊躇滿志

民主黨敢於全面出擊，主要基於幾點考慮：一是主要競爭對手江河日下，一度與民主黨爭奪反對派龍頭的公民黨在港珠澳大橋環評案及外傭居港案兩役，被民意打得焦頭爛額，梁家傑、陳家洛等人主張的激進路線，已將公民黨帶入了死胡同，創黨成員湯家驊被當權派大力排擠，甚至連余若薇等也心淡求去。其他反對派政黨也是不值一提，工黨、民協、街工不成氣候，激進派勇於內鬥，其路線又難以吸納中間支持者，這對於民主黨是有利時機，拉大與其他競爭對手的差距。二是民主黨自覺黨主席何俊仁參選特首後，成功爭取到不少傳媒曝光，拉高了整個民主黨人氣。三

是民主黨在這幾年也加強了地區工作，當中主要是從其他反對派政黨中挖角，不少年輕區議員為前途着想帶兵投靠，加強了民主黨出選籌碼。

綜觀民主黨這次出選名單，完全是在主流派的掌握之內。主流派是一個籠統的稱號，意指黨內一班大老如張文光、李永達、楊森等實權派，自李柱銘之後民主黨主席基本上是由主流派「輪流坐莊」，現任主席何俊仁也是由主流派所捧出來。在這次立法會選舉部署中，他們更是全盤操縱，首先在港島，由副主席單仲偕空降取代扎根多年的甘乃威，黨內的說法是甘乃威自「怒炒女助理」事件後名聲大壞，流失不少婦女票，面對強敵林立的港島難有勝望，於是改派形象較好的單出戰。但誰都知道，主流派一直看甘乃威這個「地區佬」不順眼，上屆被他突然兵變奪走主流派力捧的單仲偕，早已懷恨在心，現在不過借勢反擊，為主流派奪回港島地盤。

主流派盡攬選舉好位引發內鬥

再看其他選區，九龍東李華明將讓位

予胡志偉，劇本早已寫好，基本上已無懸念；新界東自從改革派退黨另起爐灶，鄭家富在政改一役退黨之後，改革派的勢力已被清除，主流派已經重新接管新界東的樁腳，這次更名正言順的由副主席劉慧卿及黃成智掛帥。在九龍西主流派則派出新貴黃碧雲空降，代替涂謹申參戰；在新界西的三席，更是主流派全部包攬，李永達與其太太陳樹英各領一隊，餘下一隊由何俊仁領軍。更重要的是在超級區議會議席佈陣上，主流派不理會年輕黨員參選的呼聲，堅持派出涂謹申及從街工帶槍投靠的尹兆堅出選，涂謹申是主流派要員，尹兆堅更是李永達大力游說加盟，現在剛入黨不久竟可擔大旗出選，背後正是主流派大力發功所致。從五個選區及超級區會議席的部署，可以看到主流派基本上將全部有利位置包攬無遺。

事實上，隨著創黨元老李柱銘不斷被邊緣化，淪為「深宮怨婦」；改革派被迫退黨；主流派已經再無敵手，可以放心在黨內安插親信，排位出戰。不過，主流派的專橫態度，已經引起不少地區樁腳及年輕黨員的不滿，趕走甘乃威已引起港島不少區議員反彈，認為主流派欺人太甚；重用一名剛投靠的尹兆堅，卻放着大批黨內年輕區議員不顧，加上主流派近年氣焰逼人，在一般日子其他黨員只能敢怒不敢言，但在選戰時期，會否全力為主流派的人抬轎，確實令人疑問，甚至可能出現甘乃威等實力人士乾脆退黨參選，與主流派一較高下的情況。看來民主黨參選立法會選舉前，先要處理黨內矛盾。

偏幫印度 美國將自食惡果

黃海振 資深評論員

西方走廊

華盛頓強烈譴責朝鮮發射火箭，卻又暗中支持印度發射彈道導彈的消息被媒體披露後，國際輿論引發軒然大波。白宮發言人卡尼「印度情況與朝鮮截然不同」和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威爾多「理解印度試射『烈火-5』導彈的行為」則更加令各界質疑「國際仲裁」的公正性，也直接證明美國是破壞聯合國「核不擴散」條約這一令人憤怒的事實。美國偏幫印度，目的是借此牽制中國，希望中印兩國相鬥而從中漁利。但歷史的經驗證明，結果必將讓華盛頓大為失望，甚至重蹈搬石頭砸自己腳的覆轍。

印度是一個野心勃勃致力稱霸印度洋的國家，要實現這一長期追求，阻礙力量並非來自中國，而是五角大樓。美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目標是征服包括印度洋在內的全世界。印度非常清楚，如果和美國靠得太近，白宮必然乘虛直入印度洋，結果等同引狼入室，結果不僅控制不了印度洋，反會被美國控制。美國偏幫印度，只是暫時性策略，絕對不會期望印度成為

海洋強國，美國對印度的暗中支持是有條件和企圖的。到印度翅膀硬硬的時候，印度洋或變成美國航母的墳場。

白宮新德里曾反目成仇

1964年10月，中國核試驗成功後，白宮官員就急於啟發、支持印度發展核武器，並通過各種渠道向印度提供核技術，恨不得希望新德里一夜間就能成為制衡北京的核大國。當年11月，美國原子能委員會就曾經專門討論與印度進行核合作，五角大樓更擬就了一份訓練和裝備印度軍隊使用核武器的計劃，暗示美國願意向印度輸送核武器，只要印度完全聽從白宮的指揮。但印度拒絕接受由美國裝備核武的計劃，而是希望美國幫助自己擁有核技術。由於白宮和新德里一個想控制人，一個不願意受人控制，各懷鬼胎，結果兩國的核合作不歡而散，反目成仇。

據《印度時報》報道，印度一直想做核大國，並千方百計實施相關試驗計劃。美國只是希望印度有條件使用美國的核武器，但又恐懼印度掌握到核技術。印度於

1974年成功引爆核彈後，立即引發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強烈制裁。1998年印度再次進行核試驗，時任美國總統的克林頓立即向世人宣佈，印度的核試驗和導彈試驗將危及南亞地區的穩定，必須受到譴責，並帶頭宣佈中止對印度的援助，禁止向出口高新技術，禁止美國銀行向印度政府提供貸款等嚴厲制裁。正因為如此，印度一直對美國耿耿於懷。

二戰後，伊朗國王巴列維完全順從大獲全勝的美國，華盛頓也將這個專制王室視作「民主」政權而大力支持。巴列維依靠美國提供的軍事人員和武器援助，成功擊退佔領伊朗北部的蘇聯軍隊，完成了對伊朗的全面控制。在「冷戰」期間，巴列維是美國的鐵桿好朋友。但此後好景不長，伊朗民眾不滿美國對伊朗的控制，於1979年發生了伊斯蘭革命，推翻了巴列維政權。華盛頓隨後將伊朗列為獨裁國家，「9·11」事件後，布什政府更將伊朗列入「邪惡軸心」，使美伊關係全面緊張惡化。這個例子說明，華盛頓今日對印度的偏幫，或者就是明天的煩惱。